

世界摄影大师传记丛书

主编 顾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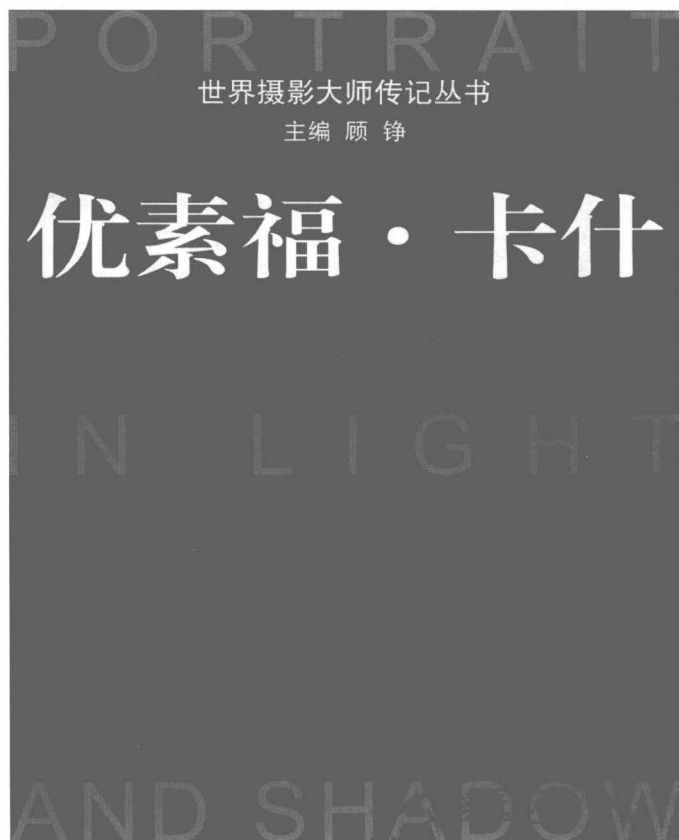
优素福·卡什

Portrait in Light and Shadow: The Life of Yousuf Karsh

[加]玛丽亚·蒂皮特 著
陈 军 译

浙江摄影出版社





世界摄影大师传记丛书

主编 顾铮

优素福·卡什

Portrait in Light and

Shadow: The Life of Yousuf Karsh

[加]玛丽亚·蒂皮特 著

陈军 译



浙江摄影出版社

ZHEJIANG PHOTOGRAPHIC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资质出版企业



丛书主编：顾 铮
责任编辑：余 谦
装帧设计：任惠安
责任校对：朱晓波

Portrait in Light and Shadow: The Life of Yousuf Karsh

By Maria Tippet

Copyright © 2007 by Maria Tippet

This edition is arranged with House of Anansi Pres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Zhejiang Photograph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1—2009—3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优素福·卡什/ (加) 蒂皮特著; 陈军译.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0. 1

(世界摄影大师传记丛书)

ISBN 978-7-80686-805-8

I. 优… II. ①蒂…②陈… III. 卡什, Y. (1908~2002) —
传记 IV. K837. 11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4921 号

世界摄影大师传记丛书

优素福·卡什

[加] 玛丽亚·蒂皮特 著

陈军 译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话: 0571-85159646)

网址: www.photo.zjcb.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2.5 插页: 48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86-805-8

定价: 4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总序

顾 铮

不久前,与浙江摄影出版社蒋恒社长谈起,作为摄影出版文化品种之一,世界摄影家传记值得引进,并推介给国内广大摄影爱好者与各界人士。事过不久,丛书责编就与我联系,告知社里已经决定开发这套《世界摄影大师传记丛书》。

于是,我从本人收藏的几十本外国多家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摄影大师传记丛书》中,先行挑选已经在国内摄影爱好者与读者中有了一定认知度的十多位摄影家的传记读本,提供给出版社选择并联系接洽中文版权。同时,我与出版社也开始寻找合适的译者。这一过程当然会有一些曲折,但总体上进展顺利,现在已经有八本世界摄影家传记的翻译版权已经落实,第一期先推出其中三本。

这套丛书已经洽谈版权并投入翻译的共有八本,涉及八位彪炳摄影史册的世界摄影大师,他们是安塞尔·亚当斯(美国)、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法国)、比尔·布兰特(英国)、欧文·布鲁门菲尔德(美籍德国人)、拉兹洛·莫霍利-纳吉(美籍匈牙利人)、爱德华·斯泰肯(美国)、沃克·埃文斯(美国)、优素福·卡什(加拿大)。

这些外国摄影家的创作所涉及的摄影题材和样式包括了风景摄影(亚当斯)、报道摄影(卡蒂埃-布勒松、布兰特)、商业摄影(布鲁门菲尔德)、肖像摄影(斯泰肯、卡什等)、艺术摄影与先锋实验摄影(埃文斯、莫霍利-纳吉)、人体摄影(布兰特)等几乎所有的摄影门类。当然,这里所作的归类并不严格,有的摄影家的摄影实践并不只是固定于一种样式,而是跨越了多种样式,如美国摄影家斯泰肯,既是画意摄影的先驱,也是美国商业摄影最早的弄潮儿,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战事报道摄影的组织者,也是在美国艺术体制中逐步确立现代摄影地位的实际运作者之一。从摄影家的国别看,丛书也包括了欧美各国摄影家,读者可以通过他们的生活与艺术实践了解他们当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与摄影状况。其中有些人因为战争与政治的原因而几经迁徙,国籍有变,其人生经历本身就足以成书,更不要说再加上其摄影艺术上的赫赫成就。而从传记的写作

形式看,既有“一本正经”按照西方传记格式写作的“正传”(如卡蒂埃-布勒松),也有由摄影家本人撰写的妙趣横生的“自传”(如布鲁门菲尔德),更有严格按照学术要求撰写的学术指向强烈的“评传”(如莫霍利-纳吉)。因此可以说,这批摄影家传记的内容与形式之丰富,实为了解世界摄影史的最佳补充读物,也为我们今后如何撰写这方面的传记提供了标高与范本。

长期以来,国内的摄影读者(至少包括摄影爱好者、专业摄影工作者、视觉艺术工作者等)对于世界摄影史的了解大多停留于阅读简单通史型读物的状态,无法更深入细致地了解国外的研究成果,而基础性的可供参考的相关材料几近于无。世界摄影家的中文传记读物,更是寥寥无几,印象中仅有两本中译的罗伯特·卡帕传记。因此,虽然目前也有一些“文化人”想写些与摄影有关的文章,但因为他们所知的有关世界摄影家的“故事”、“轶事”太少,因此,难以涉笔成趣,更遑论敷衍开去。而在摄影教学(可能与摄影史教学关系更大吧)中,相关内容如果没有摄影人物的详尽的创作与人生经历作“引子”与“诱饵”,也会流于空泛。而对于这些摄影大师(可惜传记往往只以大师为写作对象)的创作甘苦,阅读他们的传记不失为一种领悟方式。所谓的摄影史教养,其实也与这种种摄影的历史细节有关。相信这套世界摄影家传记丛书的引进和出版,对于这种状况的改善会有所帮助,同时也会带动中国摄影家传记写作的繁荣。

希望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这套传记丛书,把本来相对平面的、甚至是干巴巴辞条式叙述的摄影家“标签”,转化为立体的、血肉丰满的生动形象,并进一步加深对于世界摄影史的理解,培养对于摄影史的兴趣。当然,在现有这八本传记的基础上,还要精益求精,争取引进更多、更好的世界摄影大师传记读物与读者见面。感谢丛书各位译者的辛勤工作,感谢浙江摄影出版社蒋恒社长及丛书各位编辑的努力。

2009年3月

前言

优素福·卡什(Yousuf Karsh)生前,不仅是北美最杰出的社会名人之一,而且也是新移民们在新世界无限机会中努力奋斗并获得成功的一个深受爱戴的完美典范。卡什从一名政府官方摄影师一跃成为影响深远、名扬世界的摄影家,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人物。无数的报纸和杂志都刊文反复不断地介绍和讲述着他的故事。而卡什也在自传中向后人展现了自己。但是,即使在他最走红的日子里,也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卡什,或者真正能够充分了解他所取得的成就。

在一个人们仍然爱戴英雄但又不会使英雄威名扫地的时代里,我们也许从第一眼起就会为优素福·卡什的肖像摄影作品所深深吸引。当然,有关他的一些物品和趣事也是如此。如他那用来测定拍摄对象与相机镜头之间距离的一小段线,他戴的那顶显得过于自信的博尔萨利诺(Borsalino)帽,他宽阔的肩膀上随意而又优雅地披着的那件长大衣,以及他常用来系住衬衣衣袖的金链扣等。此外,尤其是卡什传统和老式的行为举止,虽说已分明属于另一个时代,但能使那些不动感情的商人、受时间约束的政府首脑和社会名流在他的相机前任其摆布。

事实上,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现在见到的众多世界名人肖像都是卡什在其60年漫长的摄影生涯中所拍摄的,如丘吉尔(Churchill)、萧伯纳(Shaw)、海明威(Hemingway)、博加特(Bogart)、卡斯特罗(Castro)、特鲁多(Trudeau)、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莱昂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以及从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直至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历届美国总统等许多20世纪的重要人物。卡什拍摄的名人肖像涉及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2001年出版的《世界名人录》收录的百名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中,他也名列其中;而且卡什是其中唯一的加拿大人和唯一的摄影艺术家。

那么,为何今天有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卡什没有太多的了解呢?这当然不是因为人们

对他的作品接触少的缘故,因为他的肖像作品时常在世界各地见诸报端;而且也不可能是展览会不多的原因,仅在过去十年中,柏林、伦敦、波士顿和威尼斯等地的美术馆都特别介绍过他的作品。此外,在2008年卡什百年诞辰之际,美国许多美术馆都作出了响应,举办纪念展,介绍和重温卡什的生平和作品。既然如此,难道是卡什的名声在国外比在加拿大更响亮?如果真是这样,难道是因为加拿大人与美国人和英国人不同,对权力经常抱有一种矛盾情结,有时甚至是一种敌对情绪吗?还是因为被成功和追求所困而易于忘记自己的历史?

卡什作为一名来自土耳其南部的难民,究竟是如何一跃成为世界一流的肖像摄影大师的?我们实际上对此知之甚少。难道是因为舅舅乔治·纳卡什(George Nakash)的熏陶以及后来师从美国摄影家约翰·加罗(John Garo)造就了卡什的非凡成就?还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渥太华小剧院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激之情?大开本杂志的出现和印刷技术的改进在造就卡什及其所拍摄的人物方面又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此外,他在加拿大的生活是否有特别之处?除了技术知识和努力工作之外,卡什本人是否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或者说,是靠运气和自我提升催生了卡什的非凡成就?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解答。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如果把卡什赢得的国际声誉只是归结为他的一个举动——在按下相机快门前把雪茄从温斯顿·丘吉尔嘴里拔出,那也几乎不可能是真实的。

1998年,我写信给优素福·卡什。当时,我刚完成加拿大“七人画派”艺术家弗雷德里克·霍斯曼·瓦利(F.H.Varley)的传记,正在寻找新的写作目标和计划,而卡什则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选择对象。一直以来,我都非常欣赏他拍摄的绝妙的肖像摄影作品,很想知道他究竟是如何拍摄的。况且,当时可供写作的资源也很充足,因为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刚获得了大量有关卡什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位传记作家研究过卡什的手稿或看过保存在防酸书形资料盒里的数千张照片。再说,我还可以采访卡什的许多朋友、熟人和同事。

我的第一封信是深受卡什信任的助手杰里·菲尔德(Jerry Fielder)回复的。他在信中说,卡什先生对我或其他人写他的传记并不感兴趣。菲尔德还客气地提到卡什已写了自传。因此,卡什的经历是由他自己来讲述的。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了。

果真没有什么再可以说了吗?

卡什确实在其职业生涯中出版了自传——《寻求伟大》,而且他还写了许多轶闻趣事,作为肖像作品的配文发表在他的许多本大型图书中。不过,所谓的自传,只是由一些零零碎碎的笔记拼凑而成,而且大多是由他人代写的,其中还把一些时间、日期都弄混了,也未能涉及一些重要事件,缺乏反思性。自传中虽然提到卡什的两次婚姻——分别与索朗热·戈捷(Solange Gauthier)和埃斯特雷丽塔·纳赫巴(Estellita Nachbar)(在索朗热去世之后),但就这两位女性对卡什的影响却几乎未提,未给予应有的评价。的确,卡什自传中所写的与那些没有涉及的内容相比,是重要的。卡什用他的黑白肖像作品,使自己的部分人生显在明处,部分隐在暗处。其结果,描绘的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将自己的人生写照定格化和凝固化,卡什因此也把自己“卡什化”了。

作为一名传记作家,我的挑战是要透过这种人生写照去探索卡什光与影的人生,以及两者之间的灰色区域。可是,卡什并未留下任何日记可供我去完成这项任务。大量有关他的文字档案,虽然足足超过四百箱,但大多是财务记录、报纸剪报和商业书信。遗憾的是,卡什本人写的信件很少,因为他在和顾客联系时,总是让秘书、索朗热或埃斯特雷丽塔将其回信改写成“不错”的英语。而且,他接受新闻界采访的内容也未能丰富已有的出版记录。卡什在接受采访时,总是讲述一些为名人拍摄肖像的故事,以此来回避谈论自己。即使卡什有时一天接受两次采访,但我们对他仍不了解。

优素福·卡什于2002年去世,也就是在我们通信后的第四年。当时,我刚完成另一部著作,是一本加拿大雕塑家比尔·里德(Bill Reid)的传记。我仍抱希望能够撰写卡什的生平。因此,我与卡什的财产遗嘱执行人进行了联系。这一次,我的去信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埃斯特雷丽塔·卡什和杰里·菲尔德(现为卡什档案的保管员)认同了我的计划,并表示乐意提供帮助。持同样态度的还有卡什的朋友、亲戚和员工,尤其是卡什的弟弟萨利姆(Salim)。

在写作期间,我时常为遇到的许多人所做出的成就而感到自惭形秽:萨利姆的人道主义工作,埃斯特雷丽塔渊博的医学知识和对生命最后十年的优素福的感情和怜悯,乔伊斯·拉奇(Joyce Large)近三十年里对卡什各个公司的管理,最后,还有杰里·菲尔德始终维护卡什依然鲜活的形象等。在卡什生命中出现的许多人都值得写一本传记,他们谈论卡什时大多把自我放在一边。这本传记是在他们以及其他很多人的共同努力和推动下完成的,但在我一年半时间的创作过程中,他们从未想要控制我的写作。

根据卡什的经历,我访问过土耳其的马丁(Martin)、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魁北克的舍布鲁克(Sherbrooke),然后是渥太华和波士顿等城市,还有北美、非洲、欧洲和日本等卡什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许多地方,探寻他的足迹。此外,为了仔细查阅卡什的手稿和照片,我还不分昼夜地待在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我在艰难地探寻卡什人生历程的过程中,不禁感悟到了许多促成其职业生涯发展的因素。其中有卡什最初接受舅舅乔治·纳卡什的训练,以及他的老师加罗介绍他进入渥太华小剧院,使他接触到黑色电影(film noir)以及纽约的快节奏的广告界等。我会把卡什的生平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冷战时期的政治背景结合在一起;在分析他的作品时,也会把他与其他一些摄影家相提并论。我还强调了卡什在拍摄肖像时与拍摄对象之间形成的那种合作方式的重要性,说明了卡什在20世纪50年代不仅是一名人像摄影家,而且是一名商业摄影师,还是一名加拿大众多城市、工厂和普通加拿大人生活的记录者。此外,我还就卡什的助手们对其人像摄影以及事业成功所作的贡献作了描述——无论是在摄影室,还是在显影室里。最后,我也就卡什的婚姻在培养和拓展其自身的同时是如何帮助他创办卡什摄影工作室的情况作了介绍。

然而,有关卡什在摄影室和摄影室之外所表现出来的才华,我们知道得太少。1978年,卡什对一名记者这样说道:“我可能是加拿大有史以来最胜任的亲善大使之一。”这么评价自己,并

不是在夸大其词,因为在优雅外表和衣着的背后,在那些如何取悦拍摄对象的烟雾弹式的故事背后,卡什其实是一个喜欢快乐的人。他深爱自己的员工、家人和朋友,且尽心尽力。

此外,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卡什喜欢教书和表演。卡什是一个从揭示拍摄对象“内心力量”中获得满足感的人,无论对方是好莱坞电影演员、首相、人道主义者、曲棍球运动员,还是企业经理人。而且他对与自己风格完全不同的年轻摄影家们抱支持态度,这一点也很少有人了解。然而,卡什即使在大获赞颂,并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之时,还是受到了种族歧视。

不管怎样,不可否认的是,与他拍摄的许多名人一样,卡什也是一位英雄式的人物。他前往古巴拍摄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肖像照,还前往苏联给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拍照,让世界看到了脱皮鞋敲桌子的赫鲁晓夫完全不同的另一面个性特征,这些在当时应属于非常激进的举动。而且,在非洲裔美国人被禁止进入白人饭店和餐馆的年代里,卡什却为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和玛丽安·安德森(Mario Anderson)拍摄了肖像照。卡什的摄影不仅使公司经理和工厂的工人们,还使患有肌肉萎缩症的儿童有了少许名人气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岁月里,他让世人认识到了加拿大文化的重要性。此外,他还为争取新加拿大的权益进行积极的抗争,尽管这么做在当时并不符合时代的潮流。

卡什生前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本身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他也都完成了。他所拍摄的几千幅肖像作品是一笔宝贵的遗产,世人都可以看到。现在是开始讲述那些肖像作品背后所有故事的时候了。

目 录

总序	001
前言	001
第一章 亚美尼亚——卡什人生的起点	001
第二章 移民加拿大	011
第三章 学徒生涯	021
第四章 前往渥太华	029
第五章 官方摄影师	040
第六章 婚姻	053
第七章 奇迹迭出的一年	063
第八章 出使英国	075
第九章 拍摄任务	086
第十章 命运的面相	100
第十一章 重返欧洲	112
第十二章 拓展领域	123
第十三章 追光逐影	136
第十四章 终点与起点	151
第十五章 典范	166
第十六章 遗产	178

第一章 | 亚美尼亚——卡什人生的起点

优素福·阿卜杜勒·卡什(Youuf Abdul Karsh)的人生历程应该从土耳其人统治下的亚美尼亚开始。虽然卡什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加拿大人之一,但他的亚美尼亚身份已为人所知。所以,我对此理应首先提及,而且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1908年,优素福·卡什出生于亚美尼亚的马丁镇,现位于土耳其的东南角。那一年,青年土耳其党在伊斯坦布尔上台执政。现代土耳其基本上是青年土耳其党执政的成果。他们着手在古老的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建立了一个民族国家。当时奥斯曼帝国已呈现一幅衰败的景象,其广阔的疆土上保留着悠久和懒散宗教传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19世纪晚期,而马丁镇正是一个最能说明那种现状的代表。

马丁镇地处一座平顶山的南坡,共有2.5万人口,不仅是叙利亚人、希腊人的家园,也是犹太人的家乡;不仅是基督徒的家园,也是穆斯林的家乡。由此,我们能够明白为何在鳞次栉比、造型美观的单层阿拉伯石头房子中间会间隔着一些塔楼、圆顶和尖塔,明白为何伊斯兰教宣礼员的呼声与基督教堂的钟声会彼此交相呼应,明白为何在马丁镇开塞利耶市场又窄又暗却又相对凉爽的高拱顶通道上可以听到来自黎凡特地区商人们的声音。

如今,马丁镇的大多数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都已变成了清真寺。曾经控制着整座城市的古老的城堡已成为废墟,上方高高竖着一大堆军事雷达装置和天线。与过去相比,现在马丁镇的非穆斯林人口只占一小部分,且都散落在城市的各处,而那些幸存的亚美尼亚人及其后代则散居在世界各地。卡什一家就是这个离散族群的一分子。

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其他乡镇一样,马丁镇的居民根据宗教信仰,被隔离成一个个自治的米勒特^①,卡什家族则生活在亚美尼亚人社区。虽然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权力归属于伊斯坦布尔

^①伊斯兰教用语。在《古兰经》中原指易卜拉欣等先知所传的教义。中世纪伊斯兰教国家以此称呼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等不信伊斯兰教的少数团体。

的苏丹,但亚美尼亚社区的居民却遵守由社区部族元老确定的规章、风俗和宗教习惯。伊斯坦布尔当局通过给予奥斯曼帝国内多元宗教信仰民族合法的地位,以确保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身份都得到认定。

亚美尼亚以前作为一个国家,国土面积约有3万平方公里,位于现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安纳托利亚,有着悠久而又充满争议的历史。关于这一地区,流传着许多古老和现代的神话故事。据说,亚美尼亚国王提里达特斯三世(King Tiridates III)在公元301年把基督教定为国教,这使得亚美尼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证实了马丁镇作为一个主要的城市,是伊甸园的所在地。

亚美尼亚作为一个联合王国,国家功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只在两个时期发挥过作用。第一个时期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第二个时期是公元9世纪至13世纪,而后者则是亚美尼亚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最后一个时期。1236年,亚美尼亚被蒙古人所占领;在随后的三百年里,又被土耳其人所统治,直至今日。

在历经史上多个专制政权的统治之后,亚美尼亚人社区的社会凝聚力有所加强。这也使得亚美尼亚与西欧的犹太人一样,善于依靠自己的技能融入主流社会。在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统治之下,亚美尼亚人以银行家和商人而出名,他们也在政府部门和外交服务领域担任要职。众多的亚美尼亚剧作家、音乐家和作家对土耳其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此外,他们的实用艺术技能,尤其是金银匠术、装饰和编织工艺,在整个黎凡特地区享有盛名。

亚美尼亚人在为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奥斯曼帝国作出贡献的同时,相对平和地生活了1500年。以后的处境就变得日趋恶化。1878年,由于亚美尼亚人在俄土战争中公开支持信奉基督教的俄国人,因而不受伊斯坦布尔当局的欢迎。数年后,他们坚持要求原先东西两部分亚美尼亚领土统一的主张进一步引起了当局的不满,因为亚美尼亚自1828年以后一直被土耳其和俄国所分割。1895年,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Sultan Abdul Hamid II)拒绝了亚美尼亚人统一和永久独立的要求,还纵容穆斯林库尔德人占据了土耳其东南角,以改变安纳托利亚的人口分布。更令人痛苦的是,随后发生的奸淫、掠夺和屠杀行径导致两至三万名亚美尼亚人被害,由此也引发了亚美尼亚人移居北美的第一波移民潮。

有关卡什家族第一批成员抵达加拿大的确切时间,说法不一。一种解释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优素福·卡什祖母的兄弟阿齐兹·塞特拉克维(Aziz Setlakwe)是1908年第二波种族大屠杀后移民加拿大的536名亚美尼亚人之一。另一种合理的说法是,阿齐兹早在1904年就来到了加拿大。无论是在哪个年份,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阿齐兹与他第二任妻子玛丽·巴拉凯特(Merie Barakett)及两个兄弟离开他们生活的大马士革,落户于加拿大的石棉之都,位于魁北克东部村镇区的塞特福特矿城。阿齐兹和家人并非以难民的身份进入加拿大,而且即使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时的加拿大政府也没有接受难民的政策。尽管如此,29岁抵达加拿大的阿齐兹还是被当做二等公民对待。

20世纪伊始,绝大多数加拿大人都认为自己的国家需要增加人口数量。然而,正如加拿大移民官所说的那样,亚美尼亚人,连同来自中欧、南欧和东欧以及亚洲的新移民,被认为是“非优先的”;有些人甚至给这类移民贴上“不受欢迎”或“不太受欢迎”的标签。导致这种观念的原因在于,很多人认为,“非优先”的移民会挑战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治传统,不会成为真正的加拿大人,最终会对国家的经济造成负担。在《我们大门内的陌生人》(*Strangers within Our Gates*)一书中,詹姆斯·S·伍兹沃斯牧师(Rev. James S. Woodsworth)表达了大多数加拿大人的观点。他说,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人构成了“我们的移民中最不受欢迎的阶层”,因为他们智商低,还把传染性疾病带入加拿大。按照伍兹沃斯的观点,这意味着任何像阿齐兹·塞特拉克维这样“不受欢迎”的移民是永远不可能被同化的。

阿齐兹·塞特拉克维,身高近6英尺,皮肤黝黑,不会说加拿大的两种基本语言英语和法语。他的外貌、举止和谈吐与占加拿大人口大多数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迥然不同。尽管如此,阿齐兹并未把家安顿在多伦多或蒙特利尔较大的亚美尼亚人居住区,以避免“非优先”移民刚到加拿大时所遭受的猜想、敌视和歧视等其他负面的文化定势的影响。相反,他和家人选择与一小群信奉基督教的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住在一起。这些人都散居在阿巴拉契山麓的东部村镇。在他们中间,阿齐兹可以说自己的语言阿拉伯语,还可以吃中东食物,如萝卜干、酸奶和咸奶酪等。此外,他还可以与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分享从“国内”传来的消息。

如伍兹沃斯所预言的那样,“不受欢迎”的移民通常会去行商,而阿齐兹正是如此。他会背负重重的一箱干货,到塞特福特矿城周围的农作区去卖。因为善于把自己的货物推销出去,阿齐兹由此积攒了足够的钱,开了一家干货店。阿齐兹的售货车上插有一面独特的旗帜,与阿拉伯大篷车前插的旗帜有些相似。这是当时的第一家商店,成为整个地区百货商业链的一环。

1900年至1914年间,大规模的移民使加拿大的人口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国民生产总值翻番。1912年和1913年是加拿大新移民人数最多的两年。新移民们开发加拿大的草原,在工厂和矿井劳动,经营小买卖。阿齐兹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就阿齐兹而言,他不仅促进了东部村镇区的经济福利,而且到1913年,他的经济地位的改善也推动了加拿大人口的增长,因为他帮助许多家人和朋友从土耳其的马丁镇移民至加拿大。作为这一批亚美尼亚人移民群体的推动者,阿齐兹在他们中间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正如他的甥孙萨利姆·卡什(Salim Karsh)所说的那样,阿齐兹既是裁决者、顾问和决定者,也是“每个人的帮助者”。

阿齐兹·塞特拉克维姐姐的儿子阿齐兹·乔治·纳卡什(Aziz George Nakash)是最早从他的勤苦致富中受益的人之一。阿齐兹·乔治·纳卡什刚到北美时,虽然他的亲戚们仍叫他阿齐兹,但大家通常都叫他乔治。乔治是一名雕刻师的儿子,正如他的阿拉伯姓纳卡什所表示的那样,纳卡什的父亲是一位在巴格达出生的犹太人,但他却出生在马丁,在接受卫理公会教派的信仰教育中长大,是一名卫理公会教徒,是纳卡什的亚美尼亚母亲使其父亲也转而信仰基督教。

面对新世界的生活,年轻的乔治要比阿齐兹·塞特拉克维准备得更充分些。乔治在马丁时

曾上过美国教会学校。他除了会说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之外,还懂英语。而且,作为新教徒,他的宗教信仰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此外,乔治也了解和熟悉西方的思想和技术,因此他1913年抵达美国后,谋得了一份摄影师的工作。这在有种族偏见的移民官看来,应算是一份颇受尊重的职业。

乔治·纳卡什的职业生涯值得我们关注,这不只是因为他对其著名的外甥优素福·卡什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纳卡什10岁时,就在马丁学习过摄影技术,是他父亲的一位从纽约来访的朋友所教。但直到1910年,也就是纳卡什搬往贝鲁特后的一年,18岁的他才拍摄了人生的第一张照片。

乔治·纳卡什家的一位远房亲戚是贝鲁特塞拉费安百货商店的老板。乔治起初是在那里当售货员,后因对摄影感兴趣,就在百货商店的肖像摄影工作室做学徒。他就是在那里拍摄了第一张照片。拍摄的人物碰巧是法国总领事,当时贝鲁特城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总领事对拍摄结果很满意,还下了大定单。虽然这次拍摄开启了乔治·纳卡什的摄影人生之旅,但作为摄影师,他在中东看不见未来。和许多人一样,纳卡什也被新世界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的繁荣前景所吸引,于是他高兴地接受亲戚的资助,离开了中东。

1913年,乔治·纳卡什来到纽约后,在第五大街艾梅—杜邦照相馆找到一份工作。但由于经济不景气,最后受雇用和最先遭解雇的总是移民,纳卡什不久就下岗了。因为找不到摄影师的工作,他只好去洗盘子,然后就病倒了。他无法照顾自己,只好接受曾支持过他的舅舅阿齐兹·塞特拉克维的援助。

在从纽约搬至塞特福特矿城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纳卡什在舅舅的店里当售货员。当他攒足了钱,可以开一家照相馆之后,就搬往圣梅索德,然后是博思维尔。像早期巡回流动的剪影艺术家那样,乔治·纳卡什刻苦勤奋地工作着,深受东部村镇耕作区和工业区居民们的欢迎。然而,到了1915年,小镇的生活已失去了魅力,因为纳卡什没有任何机会去进一步学习摄影技术。于是,在积攒了两百美元之后,纳卡什又回到了美国。

有关乔治·纳卡什回到美国后那三年时间里情况,并不为人所知,但他为阿齐兹·塞特拉克维的岳母马拉基·卡瓦珊(Malaky Karwashian)拍摄的肖像却清楚地表明,年轻的摄影师一定是受到了美国画意派摄影家的影响。

法国的巴比松画派艺术家用柔和的笔触突出作品的氛围和效果。而画意派摄影和巴比松画派一样,在影像色调明暗度方面避免生硬的线条、粗糙的细节和鲜明的对比。相反,画意派摄影家用各种方法创造出摄影作品的“绘画效果”。他们用肘轻推相机,这样成像就有点模糊。他们使用带长焦距的柔焦镜头,而且在冲印过程中对底片进行处理。采用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效果一样,既改变照片的色调,同时注重线条、曲线和纹理的效果。画意派摄影家能够针对拍摄人物创造出个人化的视觉效果。

虽然画意派摄影家仿效画家的用笔效果和蚀刻师的雕刻效果,但他们所表现的摄影艺术

既不属于新闻报道,不以纪实为目的,也不是绘画艺术的第二代衍生品。相反,在画意派看来,摄影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达媒介,能够抓住拍摄对象情绪、形式和构图的本质特征。而且,他们还认为,和绘画作品一样,照片也具有永恒性。

至于摄影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摄影师是否有权在拍摄和冲印过程中进行干预,以及照片究竟是体现摄影师技术和想象力的产物,还是机械设备简单操作的结果等,无疑都是乔治·纳卡什一直思考的问题。在纽约逗留期间的的生活,使纳卡什逐渐相信,肖像摄影可以把拍摄对象的情感表现与摄影师的技术融合在一起。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摄影师也是艺术家。

那一年,纳卡什在纽约接受画意派摄影艺术熏陶的同时,在土耳其统治下的亚美尼亚,掀起了一波迫害亚美尼亚人的新浪潮。仇视情绪于1915年2月中旬逐渐升级,在土耳其政府部门任职的所有亚美尼亚人均遭解职。3月,大批亚美尼亚人遭监禁、杀害或流放。4月初,由土耳其军队实施的讨伐异教徒的圣战运动,在库尔德人和切尔卡西亚穆斯林部族的帮助下,达到了异常恐怖的状态。先是把各镇所有亚美尼亚男子围捕起来,开枪打死;然后强迫未被枪杀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徒步穿越土耳其南部炙热的沙漠,将他们赶往叙利亚北部。由于缺少食物、饮用水和衣服,再加上备受土耳其士兵的折磨,很多人都死在途中。而那些能够幸运抵达叙利亚集中营的人也面临着疾病和饥饿的威胁。

种族清洗行动效率之高,以至于到了1916年,土耳其政府通过屠杀和流放的形式,把生活在安那托利亚的绝大多数亚美尼亚人清除干净——死亡人数在55万至100万之间。毫无疑问,这场清洗行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作是20世纪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行径。

乔治·纳卡什每次提起那场大屠杀,总会伤心流泪。他的两位舅舅就在亲生母亲面前惨遭杀害;还有两个兄弟被关押,最后死于狱中。妹妹露西亚(Lucia)躲藏在一条沟渠里装死,才免遭蹂躏和杀害。而另一个妹妹纳兹丽亚(Nazlia)则被扔入井里。一种说法是,纳兹丽亚后来被长老会传教士所救;另一种说法是,如果没有姐夫麦西哈(Massih)通过贿赂土耳其士兵把她从井里救出来,纳兹丽亚必死无疑。家族的传奇故事使他们相信麦西哈无所不能。

阿卜杜勒·麦西哈·卡什(Abdelal-Massih Karsh),也叫阿卜杜勒·阿哈德·卡什(Abdel-Ahad Karsh),出生于1872年,移民加拿大后叫阿姆西哈(Amsih)。虽然这些情况比较清楚,但他的出身背景确实比较复杂,如同他的多个不同姓名那样。虽然他的家族来自伊朗,祖上可能是叙利亚人或犹太人,但他却出生在马丁镇。1902年,麦西哈娶了乔治·纳卡什最喜欢的妹妹,19岁的巴希亚哈·胡尔霍斯·纳卡什(Bahiyah Jurjos Nakash)。巴希亚哈,在读音上也念巴希伊亚或巴伊亚,1883年出生于马丁镇。尽管不是很富裕,但工作努力、行动迅速的麦西哈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用篷车将从波斯湾的巴士拉进口的靛蓝、香料、高级丝织品和布料运到马丁镇。在不随驼队沿着底格里斯河前往巴格达的时候,他就在织布机上工作,为土耳其军队纺织红围巾和红袜子。

麦西哈被土耳其士兵逮捕后,凭借自己不可思议的能力重新获得了自由。最初,他被抓去强迫修路。他当时认为自己在路修完后一定会被枪毙。不过,集中营的指挥官是他家的一位熟人,认出了他。于是,麦西哈就提醒指挥官,说自己曾和他的叔叔一道分享过食盐和碎面包。这样,按照穆斯林的习俗,麦西哈和指挥官便成了“兄弟”。麦西哈在被拘捕前一直躲藏着,而此时,他则被释放了,但条件是他得为土耳其军队从他的亚美尼亚同胞手中抢来的珠宝和其他贵重物品估价。虽然麦西哈极反感做这种事,但做了或许可以救自己的命。最终,在1921年,几乎和《圣经》中的神话一样,土耳其军队给了麦西哈·卡什一头毛驴,并对他说,他和妻子巴希亚哈以及三个孩子可以踏上冒险之路,去期望中的乐土找到救赎。最初,乐土是指邻近的叙利亚,最终却是遥远的加拿大。

这就是阿卜杜勒·优素福·卡什离开家乡亚美尼亚的经过。1921年,优素福·卡什12岁,他是麦西哈和巴希亚哈夫妇的长子。当时,弟弟马拉克(Malak)6岁,另一个弟弟贾米勒(Jamil)还是个婴儿。

卡什一家在驴背上驮了尽可能多的东西,跟随旅行队走了17天,穿过沙漠来到叙利亚边境。旅行队中有两户基督教家庭、一些商人以及许多土耳其和库尔德士兵。

麦西哈·卡什早年的行商经历使他有钱来行贿和打点,解决食物问题,可以在恶劣的沙漠环境中生存下来。因为在旅途中,对旅行队成员来说,每天只吃一餐饭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卡什一家离开马丁镇的时候正值盛夏,在可怕的长途跋涉中,一家人没有足够的食物可吃(总是吃黑面包,从来都没有白面包),饮用水也匮乏,因为河流和溪水均被那些死于赴叙利亚途中的人的尸体所污染。一路上都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到处都是碎石、沙尘和白色的干泥块。而且,沿途村庄的阿拉伯酋长们索取好处费,也耗尽了卡什家的积蓄。如果这一切对卡什一家来说还不算艰难的话,那么12岁的优素福一次既天真又致命的举动却使整个家庭陷于危险之中。优素福拿了一块从一面墙上伸出的,已被太阳晒得发白的骨骼——那些此前死于途中的人的骨骼,画了一幅图。卡什多年后回忆说:“土耳其士兵见我在涂画什么时,便大声叫喊,说我是奸细。”麦西哈凭着剩下的最后一块银币和不停的求情,才使一家人幸免于难。

卡什一家的目的地是叙利亚北部的代尔祖尔镇。代尔祖尔位于幼发拉底河的南岸,四周为银灰色的橄榄树林所环抱,到处都是瓜状的圆屋顶。和叙利亚的其他地方一样,代尔祖尔处于法国的委任统治和管辖之下。对于在土耳其饱受掠夺和恐怖迫害的亚美尼亚家庭来说,代尔祖尔成了一个避难地。如果没有大量的难民以及砂眼和疥疮等疾病的肆虐,如果不是时常想起那些恐怖的记忆,对于穿越荒瘠的叙利亚沙漠的卡什一家而言,代尔祖尔简直就像是一片绿洲。因为就在几年前,土耳其人曾把2000名儿童锁在几间房子里活活饿死。

至1916年,大多数亚美尼亚人惨遭杀害或流放,也有少数人同意改信伊斯兰教。麦西哈公认的叙利亚籍出身身份,或许可以说明卡什一家为何曾一直留在马丁镇的原因。尽管他们这样做可能是经过慎重考虑,甚至也是可行的,但为何后来又离开了呢?正如卡什在回忆录中所写

的那样：“父亲在1914年和1915年前被应征入伍，加入了土耳其军队。”这无疑可以解释他们为何只过了四年就离开马丁前往叙利亚的原因。当时，土耳其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清一式的穆斯林国家，清除异教徒的圣战运动已殃及其他信奉基督教的“异教徒”——希腊正教徒、犹太人和阿拉伯基督教徒。而且，这也可以说明卡什家和另外两户人家作为第一批基督教徒获得官方发给护照的原因，正如优素福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除此之外，这也可以说明为何优素福·卡什在1923年最后一天抵达加拿大时被认定为叙利亚公民和叙利亚“人种”的原因。

14年后，马拉克·卡什在从叙利亚申请入境加拿大时，对哥哥优素福说：“我当然不是亚美尼亚人。”但优素福却严厉地回答道：“我确信你是亚美尼亚人。你知道，你和我一样都出生在马丁，是在战争爆发前的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优素福还说道：“我知道马丁在地理位置上是位于一个古老的亚美尼亚人的自治社区。毕竟，是你出生的国家代表了你的国籍，而不是你现在的居住地和所信仰的宗教。”但其中也涉及一些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优素福又说道：“坦率地讲，有些事你是不知道的，就是在这个国家里遇到的叙利亚人……也并非有很好的声誉，我一般情况下也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当然，我不是要告诉你，作为一名亚美尼亚人就一定更受人尊敬。但事实上，亚美尼亚人很少，因而并没有被等同于叙利亚人。所以，这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你就是亚美尼亚人。”

优素福说得没错，在加拿大的亚美尼亚移民要比叙利亚移民少。后者主要生活在城镇。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叙利亚移民并不是好公民，他们不留在加拿大，而是跑回国去。

所有这一切表明，卡什一家的历史，比优素福所提及的甚至所知道的，要复杂得多。卡什一家之所以晚到叙利亚，或许与麦西哈·卡什被抓释放后与土耳其当局发生冲突有关，或许也与他种族身份问题有关。

麦西哈的表亲福德·卡什(Faud karsh)，住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城镇哈塞卡和伊萨图马，是阿勒颇的一名摄影师。据他回忆，阿卜杜勒·麦西哈·卡什不是亚美尼亚人，而是一名天主教徒。但是，生活在加拿大的卡什和塞特拉克维的家人却予以否认。不过，据萨利姆·卡什所言，他父亲的叔叔是一名亚美尼亚主教。

虽然具有阿拉伯人的文化传统，但麦西哈的出生背景应追溯至黎凡特地区最古老之一的一个基督教社群。毕竟，麦西哈会说叙利亚语，基督的语言，而且他的孩子取的也是阿拉伯人的名字。他认同阿拉伯文化，包括阿拉伯音乐、食物、习惯、神话和民俗等。对于一名叙利亚天主教徒来说，娶一名像巴希亚哈·胡尔霍斯·纳卡什这样的女子为妻，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叙利亚人在亚美尼亚社群一直居住到19世纪中期。而且，即使叙利亚基督教徒有了自己的社区，也是与亚美尼亚人的社区为邻。

除此之外，巴希亚哈并不是典型的亚美尼亚人，她并不说通俗的亚美尼亚语，也不用学者和教师用的古典亚美尼亚语读写。她的娘家姓纳卡什，并不为亚美尼亚人所认可，很有可能是改过的。不同于绝大多数亚美尼亚人，巴希亚哈不信天主教，是一名新教徒。她没有在马丁的亚